

嚴譯名著叢刊 6 羣學肄言



嚴譯名著叢刊

羣 學 肄 言

斯賓塞原著
嚴復譯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嚴譯名著叢刊例言

一 嚴幾道先生所譯各書，向由本館出版，久已風行海內，茲特重加排印，彙成一套，並將嚴先生之譯著，向由他處出版者，亦徵得原出版處同意，一律加入，以臻完備。並精校精印，版式一律，既易購置，尤便收藏。

二 本叢刊共分八種，乃輯合嚴先生所翻譯之著作而成，至嚴先生之著作，不屬於譯本之內者，均未輯入。

三 嚴先生之譯名，爲力求典雅故，多爲讀者所不能明瞭，且與近日流行之譯名不盡同，本叢刊在每冊之末，均附有譯名對照表，一面將原文列出，一面將近日流行之名詞，附列於後，使讀者易於明瞭。

四 凡書中所引之人名地名，均分別註明，以便讀者易於查考。

五 書中各名詞之用音譯者，則將其原文引出，以便讀者知其音譯之本字爲何。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謹識

訂正羣學肄言序

余與嚴子幾道雖同里閭而少不相習嚴子厚余嘗數千里外寄所述作相示余於嚴子之作亦無所不讀尤喜羣學肄言一書其版久逸因以重印請嚴子曰子肯爲一序者吾從子請余何足以序此書願望其行世則不能不勉一言矣余嘗家居讀書報從女君珈侍側恆作而問曰某與某孰賢某事利害何若余必誦孔子之言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蓋少年盛氣師心自用論議古今人是非得失若老吏高坐堂皇片言折獄曾不稍假思索豈知天下事理恆有兩端是非相表裏得失相倚伏執其一端以概其餘又何怪其言之易羣之爲事極天下之至蹟建一議行一策欲徵其效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影響所及或且遍于世界萬國其關係之鉅若是乃世之言羣治者以爲可不學而能隨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曾若無所庸心無怪乎人人言羣治日日言羣治而羣治終不進也羣學肄言一書幾二十萬言千端萬緒而極其究竟亦曰羣治之難言耳已亦曰言羣治者之必由學耳已夫苟誠知羣學之難學之必精言之必慎其庶幾矣嚴子所譯著大半言羣治而是書實爲先導吾敢正告世之喜談羣治者曰欲讀嚴子之書必先讀羣學肄言長樂高鳳謙序

譚羣學肄言序

羣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羣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肄言何。發專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故肄言科而有之。今夫士之爲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固將於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羣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於三者之事操其本耳。斯賓塞爾者。英之耆宿也。殫年力於天演之奧窔。而大闡其理於民羣。蓋所著之會通哲學成。其年已七八十矣。以其書之深廣。而學者之難得其津涯也。乃先爲之肄言。以導厥先路。二十年以往。不佞嘗得其書而讀之。見其中所以飭戒學者以誠意正心之不易。旣已深切著明矣。而於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間。輒爲之窮事變。極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變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困。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譎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爲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爲愈乎。誠不自知其力之不副。則積葦月之勤。爲遙譯之如左。其叙曰。

含靈秉氣。羣義大哉。彊弱明闇。理有由來。哀此流俗。不知本始。在筌忘魚。操刃傷指。譯砭愚第

一。執果窮因。是惟科學。人事紛綸。莫之倚推。雖無密合。甯尠大同。籀此公例。彪彼童蒙。譯倡學第

二。真宰神功。曰惟天演。物競天擇。所存者善。散曰么匿。聚曰拓都。知微之顯。萬法所邇。譯喻術第

三。道巽兩間。物奚翅萬。人心慮道。各自爲楨。永言時位。載占吉凶。所以東聖。低徊中庸。譯知難第

四。難首在物。是惟心所。傳聞異辭。相爲旅距。見者支葉。孰察本根。以槿議椿。如蝨處禪。譯物蔽第

五。主觀二義。曰理與情。執己量物。哀此心盲。簡不逮繁。小不容大。滯礙僻堅。舉爲羣害。譯智紮第

六。憂喜惡欲。皆使衡差。以茲目眚。結彼空花。所嚴帝天。所畏魔螭。以是言羣。幾何能達。譯情替第

七。

心習少成。由來學最。楊取爲我。墨尙兼愛。偏至之德。所傷實多。曷建皇極。以救厥頽。譯學跋第

八。

民生有羣。而傳以國。竺我忘人。愛或成賊。反是爲粵。矯亦失中。惟誠无妄。其例乃公。譯國拘第

九。

演深治久。羣有衆流。以各爭存。乃交相齟。或怒譁張。或怨施奪。民德未隆。安往不刺。譯流梏第

十。

國於天地。基命黔首。云何胥匡。獨責元后。朝有政黨。樂相詆誣。元黃水火。鑿蓐衡迳。譯政惑第

十一。

天人之際。宗教攸資。聽神蔑民。羣治以衰。舉人代天。教又不可。釋景猶回。皆有負荷。譯教辟第

十二。

夫惟知難。學乃殆庶。厲於三科。曰辛閒著。辛以觀法。閒乃窮因。習著知化。乃凝於神。譯繕性第

十三。

一神兩化。大德曰生。咨此生理。羣義以明。羣實大生。而生之織。欲觀拓都。視此么匿。譯憲生第
十四。

我聞佛說。境胥心造。化萬不同。肇於厥腦。主道齊者。民情是田。不洞幽漠。孰知陶甄。譯述神第
十五。

惟羣有學。以因果故。去私戒偏。來導先路。盍勿孟晉。猶懷遽慮。譯此懸論。敢告象胥。譯成章第
十六。

譯餘贅語

羣學肆言。非羣學也。言所以治羣學之塗術而已。此書樞紐。在知難一篇。其前三篇。第一砭愚。言治羣之不可以無學。第二倡學。明此學之必可以成科。凡學必其有因果公例可數往知來者乃稱科學第三喻術。則櫟括本科大義。凡此皆正面文字也。顧治斯學有甚難者。一曰在物之難。次曰在心之難。三曰心物對待之難。故第五物蔽。所以著在物之難也。而在心之難。又分兩義。有見於理者。故第六稱智絃。有見於情者。故第七曰情啓。是二者之惑不祛。未見其人之可與論治化也。若夫心物對待之難。則意逐境逐。一視其人之所蔽。略而舉之。則所承之學。所生之國。所業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斯其尤大桎梏者矣。蓋作者之意。以謂道之不明。起於心物學交蔽。故爲學之方。始於解惑。假其篤時拘虛。雖學未必不爲害。又必知其難之所在。而後省察克治之功有所施。此前八篇意也。雖然知其難矣。使徒知之。於脩己治人考道講德之功。猶未濟也。則亦不足以及於斯學。故繕性尙焉。今夫學有三科。而各有媵心之用。必於學之事無闕。而後於心之德無虧。乃至羣學。則有其尤切者。自民質言之。則生理也。自民彝言之。則心靈也。故言憲生矣。

而繼之以述神。君子由此。庶幾爲成章之達。而與言民生治道。可以弗畔矣夫。

荀卿曰。民生有羣。羣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羣有數等。社會者。有法之羣也。社會。商工政學莫不有之。而最重之義。極於成國。嘗考六書文義。而知古人之說與西學合。何以言之。西學社會

之界說曰。民聚而有所部勒。東學稱組織。祈嚮者曰社會。而字書曰。邑。人聚會之稱也。從口有區域

也。從月有法度也。西學國之界說曰。有土地之區域。而其民任戰守者曰國。而字書曰。國。古文或從一地也。從口以戈守之。觀此可知中西字義之冥合矣。

東學以一民而對於社會者稱箇人。社會有社會之天職。箇人有箇人之天職。或謂箇人名義不經見。可知中國言治之偏於國家。而不恤人人之私利。此其言似矣。然僕觀太史公言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謂小己。卽箇人也。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譯言全體。分曰么匿。譯言單位。筆拓都也。毫么匿也。飯拓都也。粒么匿也。國拓都也。民么匿也。社會之變象無窮。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質。是故羣學謹於其分。所謂名之必可言也。

斯賓塞氏自言。此書爲旁及之作。意取喻俗。故其精微潔淨。遠不逮會通哲學諸書。不佞讀此在光緒七八之交。輒歎得未曾有。生平好爲獨往偏至之論。及此始悟其非。竊以爲其書實兼

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政誠正爲治平根本矣。每持一義。又必使之無過不及之差。於近世新舊兩家學者。尤爲對病之藥。雖引喻發揮。繁富弔詭。顧按脈尋流。其義未嘗晦也。其繕性以下三篇。真西學正法眼藏。智育之業。舍此莫由。斯賓塞氏此書。正不僅爲羣學導先路也。

又是書出版當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去今蓋一世矣。其中所有譏彈之時事。今日什九皆非其故。東方學者。聞見囿於一隅。於彼所言。將嫌渺不相涉。雖然寓言十九。皆筌蹄也。寓言交臂成故。所寓歷古猶新。使學者有所住而生其心。則所論者雖取本國目前事實。猶無益耳。

所以以下言民
政論而實爲
上無倫者
坐知識且
淺之故小民
不獨士大夫
爲然亦大有
是時亦大有

訂正 羣學肄言

砭愚第一

每歲田功告隙。三五佃傭。銜菸斗。揚酒卮。箕坐山邨酒肆間。盛氣高談。言牛疫盛行。議院毫無補救之術。農頭揜拳抵几。枵腹鏗然。罵今歲屠牛。利入曾無往時之半。皆當官不恤民依之所致也。更論農商利病。輒云某事常興。某令當廢。極口無所疑難。氣象大似護商律初罷時。當彼時鄉民皆言。本國稅重。使此令果除。將他國輕稅之貨。源源入市。與本國重賦者競。事如此。有不知其妨民病國者。非妄則愚耳。

聞者曰。無惑乎其如此也。隴畝小民。未嘗學問。謀生不越手口間。胡能慮遠。乃試與觀績學都

人士之持論。其言民生也。嘗曰奢侈雖非。然利小民生計。民有告饑饉苦乏絕者乎。斂財振之。無餘事矣。夫由前之說。是徒知業可養民。而所產者之利害損益。爲漏卮否。有後利否。舉不論矣。由後之說。是徒知財可振貧。而不知此之所贏。彼之所絀。此財未用爲振之先。非無所用也。選材鳩工。待斯而辦。貨賴以殖。民賴以蘇。今旣哀之以養無業之游民。則待此而業者。其數必減。況振者彌多。待振彌衆。振之之力。有時而極。待振之困。無時而輕。世固有以仁術得至不仁之效者。此類是已。今夫生與食二者之間。理至繁賾。紛紜委曲。殆難猝明。其人言易若此。何怪詖辭謬論。旋闢旋熾者乎。總之常智論事。知近因而不知遠因。見近果而不見遠果。如是而言國計秉國成。國焉得以不病。

民智愈淺。則希望彌奢。其責上也。亦彌重。謂興利除弊。官自不爲。果其爲之。何莫不舉。日者太晤士報。以商船之多沈碰。遂謂國家宜立監督海郵之官。不悟海軍戰艦。一歲沈者兩艘。其三僅免。兼督商船。果遂濟乎。又某報論民間築室。漫無定制。國家應設總營造司。繪式頒圖。俾其循用。不見官營坊表。所造官廨。形制劣惡。見譏行路。或又謂倫敦屋密人稠。氣水渾濁。國家宜設衛生之官。爲掃除之隸。庶免積瀟。以生厲災。不聞郎波拉疫。卽由官濬地溝。非法所致。或又言鐵路公司。多相排軋。不能得利。宜改官辦。一切整齊。則又不知國家庶政已繁。海部船廠軍政刑獄邦交殖民。百司紛

以下言未
尋常夫於
且以不物
其於理
足味固無
怪味理

紘。方滋謬戾。報章私著。屢書特書。加以鐵路。詎卽稱善。夫議院者。吾英最重之寺署也。而乃謀一疏氣之方。費帑二十萬鎊。名師大匠經營期年。迄無成績。他何論焉。彼責備執政之人。終罔聞覺。今日則謂宜備輕息母本。俾民資生。明日又謂宜廣嬰堂。以收民孽。主事者愈不勝任責事者日以益多。一若官固無所不能也者。法國公主聞人餓死。驚謂左右。救飢最易。何遽令死。聞者哂之。可哂者獨法公主耶。

品物理。簡民羣理。繁世未有不精於格物。而長於治國者。經一人家。聞主若僕言。圍爐鼓炭。但以鐵桿橫度爐樞。則炭自熾。火之益烈。桿實爲之。又言合席促坐。人數不可十三。犯者其一不利。夫人在淺近易明之端。於因果相及之致。妄誕不根如此。則國羣之立。政教之行。微眇輿殫。仟萬於此。冀其能明。真無望爾。發言輕易。責備不倫。亦其所也。又凡人有崇拜鬼神之意者。其於國家政府也。亦以崇拜鬼神之意行之。耶穌教徒。見異邦人禮祀像偶。戚然以爲大愚。謂像者人所自造。雕范土木。橫施丹青。幾何能靈。乃從求福。此其愚之是也。獨不悟國家之與像偶。大小相殊。等爲人造。蠻夷以一部之貨財力役。造爲偶像。信其有無限之威靈。吾人亦出通國之賦稅。征繇。建一國家。信其有無窮之能力。君公大夫士受俸。食租職司典常。以治人爲業。篤而論之。與里社之鳩資。選長。有以異。

乎。且。既。爲。一。社。公。立。之。長。矣。故。其。人。亦。以。一。社。之。智。慧。爲。智。慧。以。一。社。之。權。力。爲。權。力。使。里。社。貧。而。無。資。愚。而。無。識。則。其。長。之。能。事。亦。窮。此。不。必。甚。智。之。夫。而。後。能。喻。也。何。獨。至。於。論。政。則。若。政。府。無。所。不。能。初。無。待。賦。稅。征。繇。而。皆。舉。見。一。事。常。與。則。瞋。目。語。難。曰。奈。何。不。圖。是。以。福。我。及。征。調。煩。苛。官。吏。宄。雜。又。蹙。頰。相。告。曰。奈。何。竟。爲。是。以。苦。我。彼。直。以。國。家。爲。無。事。於。民。智。與。民。力。也。往。者。格。物。道。淺。有。欲。爲。常。動。不。息。之。機。者。迄。以。無。效。逮。奈。端。格。里。遼。諸。公。出。發。明。全。力。常。住。之。理。乃。知。用。力。少。成。功。多。爲。宇。內。絕。無。之。事。汽。機。一。頃。不。煤。則。歇。人。身。一。日。不。飯。則。飢。今。之。責。望。國。家。者。皆。欲。造。不。息。機。者。也。惟。然。故。謂。國。羣。盛。衰。盡。由。法。制。恃。吾。法。制。弱。民。可。使。爲。強。國。貧。民。可。使。爲。富。國。愚。民。可。使。爲。智。國。此。何。異。夢。食。求。飽。者。乎。

以下言雖
有格物學
人然亦於
於理則密
於羣則則
疏中用日
中黑子其
事以情見
於物以形
其苟以理
志於羣疏

夫格致不明。無以與於治平之理。固矣。然而明格致者。亦未必遂與於治平也。每有格物之家。與論國羣之事。及政教風俗所由然。與常智殊不相遠。豈民羣之理。果奧博精微不易見歟。抑人心聳於變故之繁。遂熒而不知其一體也。今夫變萬不同。要皆相推以質力。質力二物。又皆常住。常住故不生滅。不生滅故不增減。不生滅不增減。故不能自無而有。自有而無。是故用力少而成功多者。言乎其權藉也。設無權藉。則屈申相報不爽毫釐。此不獨天運爲然。形氣動植。乃至感情思理。莫不

如是。何獨於羣而疑之。且羣者合衆萬之生。以爲生有官知神欲之大物也。故其消息盈虛之致。與一切生理可參伍焉。有一事之效實必先有一事之儲能。方其效實儲能以消。而是效實又爲儲能展轉相生。不可終究。其中果必承因。品數相倚斷可識也。格致之家。用此例於他所則無疑。論羣則依違之噫。使實力常住一語。可以依違。非最大公例矣。

達於理之謂學。明於權之謂方。理蹟則學彌難。權微則方彌審。羣治進分功密。術業有專家。未有不治其學。不通其方。能然否。是非於其際者。忒德者。英數家之眉目也。講方維術。勒登其師罕彌所造。以窮力理之艱深。亨蒙和志者。德格物家之職志也。唱二量空間之說。謂外緣若異。幾何形理有不信時。二者近世理數最深之說也。今使不精象數之人。聞忒亨二子之言。妄參論議。則疇人笑之。顧與名數專家論政教繁難之事。彼乃矢口論斷。絕無疑難。意蓋謂天下惟象數之理。乃有艱深。若政教固盡人能喻者。豈知二者難易之分。正與所言相反耶。夫象數之理。縱極幽。卒其所據之。今有西名第與必先周知其用事之物。亦有限域。獨至國羣一事之本原流變。往往迎不見。首從不見。尻他此言其今有既。不周知用事之物。又常無限其曼衍蕃變之情。皆象數所無。有由此言之。孰難孰易。然彼卒易之何也。曰。惟其不知。故以爲易。

格物之學。無論天地人物動植身心。遇一回穴之題。疑似之理。必實測以求至確之證。明辨而運至精之思。比及會通。然後標爲公例。不妄斷也。此舉一二事。可概其餘。夫天學至今。可謂精審。而疇人聚訟。莫若日中之黑子。蓋知黑子爲何物。則日之體質。由此可推。故汲汲若此。論次諸家之說。以韋理森爲最先。其說曰。太陽外輪。爲自發光氣。猶地之風輪。再下則爲雲輪。以裹日體。不發光不透光之凝質。與大地同。日面見黑子者。外輪光氣震盪。如大地颶風。震盪故有巖積。巖積故有綻裂。黑子者。以綻裂而呈內質者也。全露則爲深黑。半露則爲闇虛。此璇璣遠鏡中所以見柳葉諸相也。是說維廉侯失勒極主之。緣古人嘗持星球世界之說。意日球可住。等諸地球。又測黑子。常有窪陷之形。行至日旁。每呈微缺。故謂韋說可通。維廉之子約翰。紹隆家學。精過其父。駁曰。韋說雖足以解黑子之形。然據全力常住之理。曜靈光熱二物。必當有所從來。韋說於此無所發明。是爲巨謬。今案太陽全體。乃極熱流質。能自發光。而自元始來光熱二度。不甚減者。由以攝力吸取本天散質。時時射入日體之故。其外輪純爲光氣。布濩渙溢。乃諸金散氣所成。用析光陸離圖。西名斯辟脫拉可以驗也。是說也。與世界本始爲涅菩星氣之說合。然則黑子究何物乎。嗣德人克齊卡佛以析光陸離圖。測太陽本質。所有原行。與地球無異。異者彼流此凝而已。黑子者外輪金氣。搏結成雲。由其質稠。故隔光